

当“开卷”演变成“开光”、快餐式阅读淹没经典书香,如何开卷有益?考验人们智慧。而创新阅读方式的“真人图书馆”在重庆受到大学生热捧,似乎为碎片化阅读,找到了一把开启新阅读之门的钥匙——

“真人书”成碎片阅读治愈药

本报记者 李国
本报实习生 冉臻 黄蓉

近段时间来,一种名为“真人图书馆”的崭新阅读方式风靡重庆各大高校。暑假中,在重庆工商大学校园里,旅美重庆籍作家红尘作为“真人图书”供大学生们阅览。

“现在泡图书馆的人越来越少,大家似乎更愿意拿着手机阅读,可不可以有一种新的阅读方式,不但形式新,内容也很新,这样更容易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呢?”她说。

《工人日报》记者在现场看到,前来阅读红尘这本“真人书”的书友里三层外三层。红尘讲述了自己行走美国、印度、尼泊尔等等的经历,分享她担任国际志愿者的感触,也介绍了边行走边写作的感悟。随后书友们通过提问等方式与她交流,气氛轻松热烈。一些书友告诉记者,阅读红尘这本“真人书”,感受到了责任和坚持的力量。

人们常说开卷有益,开卷所带来的享受,不光是书中真知,还包含着淡淡的墨香与优美的版式。但随着商业时代的发展,多数人由“开卷”变成了“开光”——用电子产品进行碎片化阅读。不少人无奈地表示:“青灯黄卷的读书方式一去不返,手机、电脑常伴左右,功利化的阅读需求淹没了沉淀数千年的传统经典,可悲啊!”而“真人图书馆”被热捧,似乎为治愈碎片阅读找到了一把开启深层阅读之门的钥匙。

不求甚解的阅读令人忧

“快餐文化所带来的浅阅读和碎片阅读,正冲击着传统阅读方式。”在采访中,不少市民这样对记者说。

据来自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的第20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数据显示,2014年我国成年国民图书阅读率为58.0%,较2013年的57.8%上升了0.2个百分点,其中,数字化阅读方式(网络在线阅读、手机阅读、电子阅读器阅读、光盘阅读、Pad阅读等)的接触率为58.1%,较2013年的50.1%上升了8.0个百分点。2014年我国成年国民人均纸质图书的阅读量达4.56本,与2013年的4.77本相比,减少了0.21本。



安徽国学文化战略发展电视研讨会举办

本报讯 8月2日,由安徽省委宣传部、安徽省文化厅支持,中央数字电视国学频道、正东艺术馆承办的文化安徽电视研讨会在北京中央数字电视国学频道举办。来自首都的部分安徽籍文化名家、企业家以及新闻界人士参加了研讨会。

徽文化是一个极具地方特色的区域文化,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徽文化广博、深邃,有整体性系列性特点,体现了东方社会与文化的气质,包容了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基本内容。学术界对其研究至少经历了大半个世纪,并逐渐使徽学形成了一门相对独立的地方学。

为进一步让国学落地生根,挖掘徽文化的现实意义,中央数字电视国学频道将组织系列徽文化活动,并开办《文化安徽》栏目节目,此次研讨中,与会专家学者就徽文化在中国传统国学文化中的地位、徽文化的产业化及发展前景、徽文化的发展机遇与地方政府政策,如何打造徽文化品牌造福当地百姓,如何挖掘安徽民俗文化中的国学传统及现代影响等进行了广泛的研讨。

(曹喜桂)

700 建筑人唱响“西北好声音”

本报讯 7月27日,陕西妇女儿童活动中心剧院内,歌声嘹亮,掌声阵阵,来自中建三局西北地区的700名建筑工人正在举行歌咏比赛。

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94周年暨中建三局成立50周年,中建三局西北办事处特组织了此次“颂歌献给党”歌咏比赛。此外,该公司还开展了走进红色革命旧址、重温延安精神、红色道德讲堂、重温入党誓词等活动。

(冯玉飞 毛浓曦)



阅读真人 轻抚音韵

针对这一数据,《工人日报》记者通过走访重庆的几大高校,以及在沙坪坝、观音桥等人流量较大的地区进行现场调查,深感现状不容乐观。

就读于重庆理工大学的小代同学,热衷于用电子产品看书,而每周用于阅读纸质书籍的时间却很少。小代说:“我觉得看电子书籍并不是什么坏事,同样是看书,只是形式不同而已,现在这个社会节奏快,用电子设备看书比纸质书籍要来的简单方便多了。”

记者调查发现,类似小代同学的这种看法并非个例。西南大学、重庆工商大学、重庆大学等高校接受采访的大部分同学,都表示自己更喜欢用电子设备进行阅读。其中,来自工商大学的小孙同学告诉记者,“我现在一般都不会到图书馆,如果是资料方面的书籍就会到图书馆去,像小说一类的都会在手机或者网上看,去图书馆太麻烦了。”

记者还发现,在这些接受采访的同学中,大部分对用电子产品阅读过的内容没有深刻的印象,西南大学的小陈同学在面对记者有关阅读内容的提问时表示,“要问细节内容我真的有点记不清,毕竟是在抽空的时候读的,而且在阅读时容易被电子设备的其他应用打断,所以可能记不清了,我觉得这也很正常,但是大体内容我还是可以记住。”

与此同时,记者还在采访中了解到,不论是学生还是早已参加工作的人,大多以“没时间”、“没精力”为由,拒绝传统阅读形式,而接受手机、电脑等通过“刷微博”、“看朋友圈”等形式接触一些零碎的知识。

快节奏导致的文化心态

面对当下的阅读状况,重庆工商大学图书馆馆长戴林认为,主要还是由于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和心态两个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他说:“当今社会,什么都讲究快,留给自己的时间少之又少,但人们对于阅读和求知的心理还是存在的,于是以前那种心无旁骛地进行纸质阅读的方式就不再那么适合了。人们只有利用零散的时间来进行阅读,碎片化阅读就此衍生,而且发展越来越迅速。另一方面,现在的学生存在一种急功近利的心态,社会大众也普遍存在浮躁的心态,而我们传统的纸质阅读需要静下心来阅读,怀着这样一种心态,看不进去书就是意料之中的了。”

“这种阅读实质上就是碎片式阅读和浅阅读,大众观看后留不下印象也是正常的,这也是我们倡议大众回归到传统阅读方式的原因。”戴馆长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系统的阅读有助于产生自己的思考,整合

方言是文学之盐

刘诚龙

汪涵这伢子要得。最近他发起了湖南方言调查“响应计划”,将邀请数十人的专家学者团队去做田野调查,“响应计划”计划5~10年的时间,组织10支调查研究团队,对湖南53个调查地的方言进行搜集研究,用录音、录像、文字等方式保存方言资料,进行数据库整理。这计划够气魄够雄心的。

与老屋、故居及古村落相比,方言更承载了我们更遥远的乡愁与更悠久的记忆,物质遗产难经岁月风吹雨打,方言俚语更能穿越沧桑口耳传承,人生百年已是高寿,今天的湖南土语可遥遥地接通《离骚》,以湖方言去朗读《楚辞》,更不能抵达屈原的内心与文化的

意境?每个地方的方言,是这一方人的生命胎记与基因密码。

方言,是我们古文化之库,却成了现代化之痛,人的不断迁移与普通话的强势推广,使方言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消亡,百年老屋修修补补还可继续百年,方言一旦消失又何处可寻?语言学家曾统计,人类每十天便有一种方言绝传。青山可复,绿水可再,方言不在,我们如何去头再来?我们这代人,还说着一口洋泾浜官话,说着一口湖南普通话,如我,虽离开了方言系统,却始终忘不了方言;我的孩子,出生于老家,叫她说方言,可说一口流利的土语;但她说得更流利的更顺口的是一口普通话。再过若干年,等到与方言没脐带关系的“言三代”,他(她)还会说老家话吗?富不过三代,方言更不过三代。

唐宝民

陈独秀晚年在四川江津鹤山坪定居,因当时正值抗战时期,时局动荡,物价飞涨,他一直在穷困中度日,但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也依然没有失掉自己的风骨。当地有个前清遗老,叫杨鲁丞,在地方上有一些名望,对经史的研究也有一定的建树,死后留下了一些遗稿,陈独秀到江津后,曾对杨鲁丞的文章做过评论,杨的孙子杨庆铎听说后,便跑了几十里路来见陈独秀,请其帮助校正杨鲁丞的《群经大义》和《杨氏厄林》两部书稿,并许诺付给一定的酬金,陈独秀答应了,并很快将两部书稿校对完毕。杨庆铎又将杨鲁丞的其他遗稿交给陈独秀,请陈独秀继续为其整理、校正,并请陈独秀为其做序,以供出版的时候

厉勇

三四年前,一个武汉大学毕业的同事向我推荐了王开岭的《古典之殇》。厚厚的一本,典雅的封面让人感觉清新。

三四年后,大病一场后的我发现,病前和病后,好多事物面目全非。我才重新思考在这个千变万化的时代,到底应该怎样好好活着。

重读这本书,忽然有了新的感触。作者王开岭曾是央视《看见》栏目的制片人,是作家、电视新闻人。《古典之殇》,顾名思义,写的是对古典消逝的滥觞。他写了很多东西的消逝,童年、儿歌、故乡、荒野、黑夜……

作者的担忧并非无中生有,杞人忧天。我们的世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世界变化太快,似乎一转眼,熟悉的变陌生,拥有的变消失。今天再看此书,我也感觉,社会发展越来越快,却忽视了人的心灵。心灵的脚步

没跟上,我们就只能感伤了。

王开岭在《让事物恢复它的本来面目》中说:“我越来越笃信两点:好东西都是原配的,好东西应是免费的。天本是蓝的,山本是绿的,河本是涌的,水本是清的,庙本是有佛的,菩萨本是热心肠的,人本是知羞的,猪本是自然长大的,房子本是连地皮的,娃本是想生就生的,燕雀本是登堂入室的,承诺本是值千金的,商铺本是童叟无欺的……”

王开岭道出了我心中没有说出或者说想说却说不出的东西,他的观点让我只能点头深深赞同。当今的时代,经济飞速发展,而人心却越来越冷,很多人不择手段地获取钱财、名

和信息,能更好地理解作者想表达的观点。

记者在书店看《金史》时,邻座的一位大学生不解地问道:“文言文多生涩啊,能看懂?即使看懂能有多大用处?”在记者看来,中国这么厚重的历史文化总要有有人了解并传承下去。”那位大学生却说道:“现在谁还给你时间‘厚积’?”这让记者无言以对。

记者在连日来的调查中发现,不少人都因为传统阅读不能适应现代快节奏的知识需求,所以放弃。家住南坪的秦小姐对记者说:“我也知道纸质阅读更好,可是条件不允许啊,上班这么忙,人难免会显得很浮躁。一是没有时间看,二是也没有心情去慢慢品读。”就读于重庆师范大学的周同学也表示,“自己学业繁忙,平时看电子书都是抽空闲时间。”

还有不少市民表示,“现代商业社会是快餐文化的存在土壤,我们不能改变就只有顺从了。”

书香回归任重道远

为了让学生回归传统“青灯黄卷”式的阅读习惯,重庆工商大学在暑期举办了一场“真人图书馆”活动,邀请了著名旅行作家——红尘,以她的旅行经历为蓝本,作为一本“真人书”,与读者分享。

红尘告诉记者:“现在图书馆主要还是停留在以纸质阅读方式为主的阶段。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纸质阅读的确存在一定的枯燥性,因此为了让更多的人重视阅读,阅读就需要以一个全新的面貌去吸引读者。‘真人图书馆’就是图书馆发展的工具,吸引读者不定期的去交流、沟通,以达到深度



阅读多 忘得快

图片书法 李法明

活文学……国语的文学从方言的文学里出来,仍需要向方言的文学里去寻找它的新材料、新血液、新生命。”通俗的白话固然远胜于古文,但终不如方言能表现说话人的神情口气。”最有生气的方言放进作品,为文学出彩出了大力气;方言在文学里效力后,其中那些很规范的、有活力者,也会进入汉语词典,进入全民语言。

方言是文学作品中的盐。方言最大缺陷,是适应性太小,在自个儿村庄,在同一个乡村,方言自可当饭。置身异地,又何以交流?方言也是融入人群融入世界的大障碍。一个要走向全国,走向世界的作家,不可能全用方言写作,全是方言,写给谁看?方言既是文学语言之盐,可放不可多放,湖南人再吃得咸、霸得蛮,也不能一碗一碗地吃盐是吧?所以适度,才会“美味”。



尊者讳的写作方式其实是对学术高度负责任的行为,诚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每篇序总言之有物,不是说两句空泛的捧场话就算数的。写《胡适杂忆》的序,我用力气更多,等于自己作了一番胡适研究,不得不把书中有些不敢苟同的假设和论点,加以审评,我觉得这样做才对得住作者,也对得住读者。”

通常,所谓的“序言”,基本上是捧场之作,极尽吹捧之能事,把书吹得天花乱坠。大多数受邀请者也都明白这条潜规则,因此,在写的时候,也都能坚守“好话说尽,坏话不提”的原则,应付了事,至于说得是不是那么回事,就管不了那么多了。但陈独秀和夏志清二位在为别人写序这件事上的所作所为却很值得称道。他们的行为,是对学术良知的尊重,在“写序”过程中棱角分明的个性,表现出了令人仰望的风骨,多年之后依然令人敬佩、感叹。

常想拥有 却在丢失

利。为了那么多身外之物,好多人日夜奔忙。我也在想,古人那么喜欢游玩,他们登一座山,游一个湖,要门票吗?

《人生被猎物化》一文,字字惊我心:我想起了唐僧肉和《西游记》,里头最缺的是人,最缺的是妖。人生,被猎物化,被拖进了丛林,人自危,人人忧愁,随时随地欲和全世界斗智斗勇。人人过着一种防御性生活。人人都在挖战壕,筑工事,然后跳进去。这种苦力,这种为假想敌实施的备战,让人生元气大损,奄奄一息。这不是生活,这只是紧张地准备生活。他怎么说就得这么对呢?

王开岭还说:“怎样才算一个好的时代,

一个良性的优美的时代?我的标准是:假如傻瓜也能活得好好的。”当时我还不赞同,因为不明白傻瓜之意,现在看来,如果善良的傻瓜也能在喧嚣的尘世活得好好的,那这个时代真的太好了!”

人们啊,常常渴望拥有,总觉得手里握的东西越多就越幸福,越有安全感。殊不知,在紧握的时候,好多东西都已经溜走了。



最妙的评价是评价自己 最好的教育是全家旅行

云 外

《木心谈木心》



木心 讲述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在历时五年的“世界文学史”课程中,木心曾应听课生再三恳请,于1993年3月7日至9月11日,以九堂课的半数时间,讲述了自己的文学写作。其全部内容,包含在陈丹青的原始笔记中。2013年初,依据这五本听课笔记,《文学回忆录》出版了。出于当时的顾虑,陈丹青没有收入九堂课的相关内容。仍以他的笔记为依据,编成本书,是为《文学回忆录》补遗。木心曾极郑重地说:“当没有人理解你时,你自己不要出来讲。”他谈到那么多古今妙人,倒将自己讲了出来,逐句谈论自家的作品,却是在言说何谓文学、何谓文字、何谓用字与用词。这是文学法庭再严厉的拷问也难求得的自由。

《匠人》



申赋渔 著
浦睿文化 /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申赋渔,记者、作家。在这本书中他讲述了家乡——申村中一个个手工艺匠人及其家族的命运故事,有花匠、雕匠、铁匠、裁衣……从这些故事中,展现了苏北一个几万人大村的乡土、生活变迁,追忆了失落的故乡。申村的兴亡衰落,既是时代变迁,也是人世间的因缘际遇,令人叹息,深觉悲凉。

《所有我们看不见的光》



安东尼·多尔 著 高环宇 译
中信出版社

这部作品是2015年普利策奖获奖小说,曾连续65周蝉联纽约时报畅销榜。它告诉读者:世人分为两类,向平凡生活投降的人,和为它英勇而战的人。不要在你活着的时候死去。法国少女玛丽洛尔生活在巴黎,幼年失明后,父亲保护她,训练她,鼓励她勇敢生活下去。1940年,德国入侵,她被迫离家,不久又与父亲骨肉分离,以瘦削的肩膀抵抗纳粹暴政。德国少年维尔纳从小失去双亲,与妹妹在矿区孤儿院相依为命。一心想摆脱底层命运的他,凭借无线电天赋跻身纳粹精英学校,本以为是命运的转折,不料却跌入另一个地狱。战争碾碎了他们的希望,两个陌生人的生命轨迹也意外交汇……

《我家住在大海上》



叶丽萍 著
接力出版社

8年,2920天,一家三口70080个小时在一起,横跨三大洋、五大洲,途经25个国家和地区,航行10万海里。三口之家的环球冒险,海上育儿的奇妙经历,一边游世界,一边养小孩。大海是摇篮,世界是教室,在“机会教育”和大海的伴读下,女儿江悦彤中英德三语流利,地理、科学以及阅读能力超出同龄孩子很多。他们用这段航行告诉读者:一家人同舟共济,把困难当成助力,用苦难酿造甜蜜。平凡无从选择,灾难无法回避,但只要找到了属于平凡之家的幸福密码,我们都会有一个幸福之家。